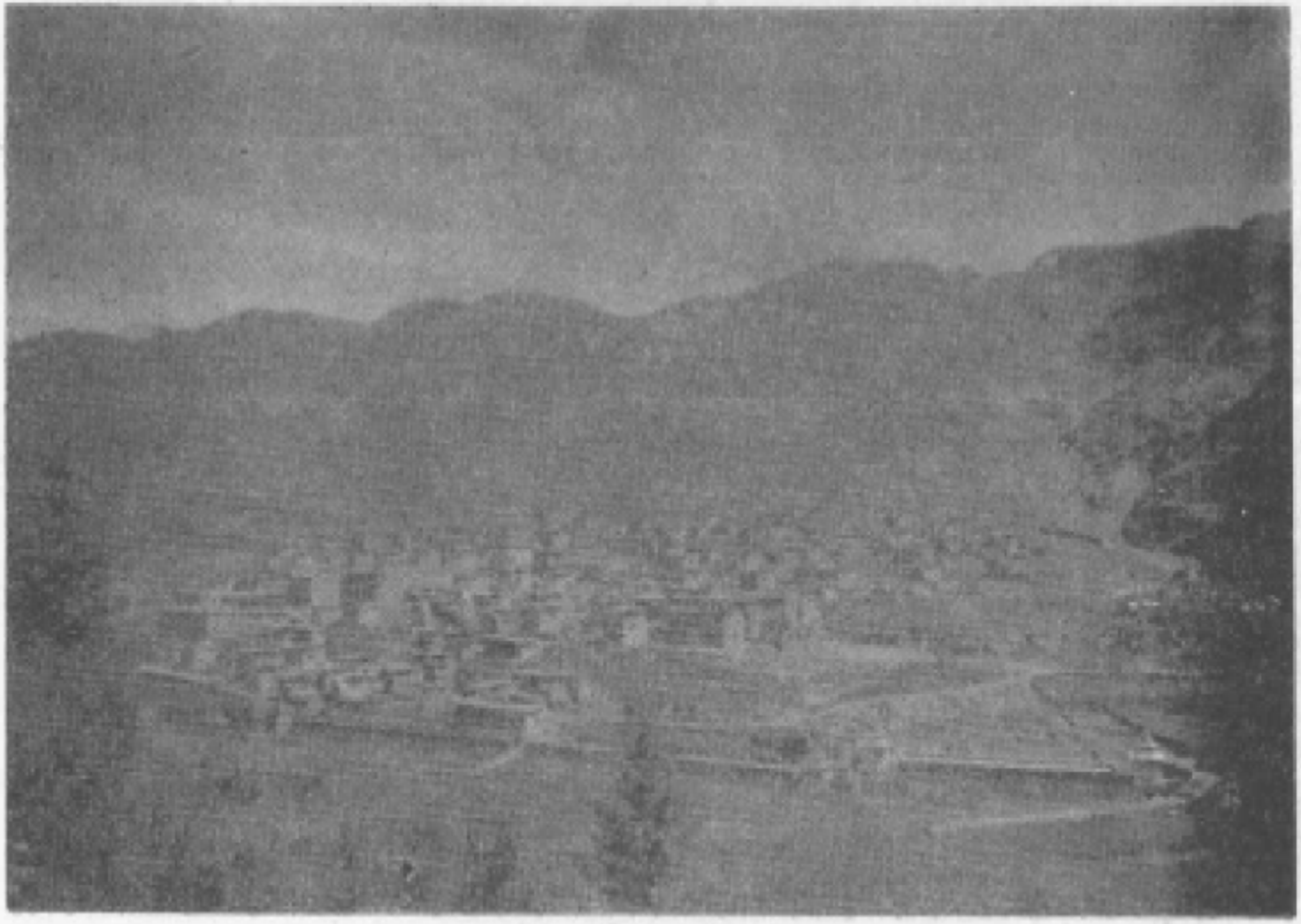
高寒中蒸冷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壤塘县政协办公楼



壤塘县中壤塘寺院全貌



壤塘县中壤塘寺院明代建筑物



壤塘县幸托寺院塔群



壤塘县棒托寺《大藏经》石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壤塘县确尔基寺院概况……韦泰启（1）
绰斯甲土司统治上寨情况
……邓登口述　杨芳丰整理（7）
杜河阿西[redacted]部落概况
……卓四姐（藏）　华尔洛（藏）口述
庄蜀琼　曾玉根整理（13）
西群、鱼托两寺院的简况……杨芳丰（16）
确尔基寺院统治机构及制度概况
……韦泰启　曾玉根（19）
壤塘县南木达地区解放前社会及寺院制度
……谢银芳　曾玉根（23）
壤塘县民改前的寺院简况
……谢银芳　曾玉根（29）
解放前壤塘地区的婚丧情况……杨芳丰（38）
解放前查卡塘械斗简况
……阿格登口述　庄蜀琼　曾玉根整理（44）
解放前章木达地区械斗简况……曾玉根　寇仁仪（46）
壤塘县解放前商品交换情况……刘廷君（49）
解放前壤塘的农业、牧业、手工业情况……刘廷君（51）
藏传佛教在壤塘的各派支系名由来初考
……倪贻杰　朵尔甲（藏）（53）

藏族地区的歌舞剧——藏戏……赵富文（55）
阿斯玛部落的由来
……彭洛（藏）口述　庄蓟琼整理（57）
壤塘县名初考……牟　林（59）
中共茂县地委兄弟民族访问团　访问中壤塘地区
的经过……寇仁仪　曾玉根（61）
海子山“11、17”事件始末……廖永生（65）
壤塘叛乱的内幕……阿格登（藏）口述　杨芳丰整理（67）
壤塘的平叛简况……寇仁仪　曾玉根（71）
深刻的社会变革
——简谈壤塘县的民主改革情况
……寇仁仪　曾玉根（74）
修筑可壤公路情况……朱洪云（78）
壤塘县章光电厂建成情况……张开华（羌）（82）
简谈“求木周”
……向洛（藏）口述　曾玉根　牟林整理（87）

壤塘县确尔基寺院概况

韦森启

壤塘地处川西北高原邛崃山脉的尾段，海拔三千三百余公尺，山势平缓，壑谷之间，原野辽阔，溪水纵横，牧草丰富，亘古至今，有藏族人民游牧于此，赖以发展生存。他们信奉原始宗教苯波教（俗称黑教）。该教崇祀天地、山林、水泽的神鬼精灵和自然物。公元一三七八年，嘉绒扑龙人宗然那西日喇嘛，学成于西藏，受命在中壤塘传教，经过一番争夺，排斥了苯波教，一三七八年在中壤塘建红教确尔基寺庙，苯教即告衰落，教徒凋零云散。

一四一九年（明永乐十六年），确尔基寺院活佛曾于北京朝见明成祖，请求管辖。皇帝允其归化，赐予“执照”。一四四五年九月（明成化八年）获明英宗所赐的印信。一四七五年元月（明正统十年）获明宪宗所赐的印信。清乾隆四十二年，四川总镇都督府、漳腊参军府抚边营守府发“执照”称：杂科（即四土）、色尔科（即绰斯甲）、阿坝等处寺院皆属确尔基寺院管辖，不准杂谷屯、绰斯甲百姓侵扰、欺凌。一八〇六年四月（清嘉庆十年），松潘漳腊参军府发“执照”，令确尔基寺院管辖壤塘僧民。

近百年来，确尔基政教一体的统治，遭四邻蓬勃兴起之土官势力的并吞、蚕食，其势力日渐衰微。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解放后，寺院还有和尚五百余人，宗教影响

广达四土、绰斯甲、阿坝及青海果洛等地。纵观壤塘大小部落及诸多寺庙，论其规模及势力，无出其右者。

确尔基寺院之始祖宗然那西日谢嘛，可信奉的是藏传佛教之宁玛派，俗称红教。此派的传承法为父子承袭或转世相传，确尔基寺院奉行的是后者。

第一世活佛，名加尔娃壤窝，生于一四一九年，死于一四九三年，享年七十四岁。其时仅有宗教寺庙，尚无政权。该活佛承业奔波，草创维艰，基业未兴，不敢懈怠，曾修松岗严尔珠山寺、卓克基康塞寺、扎西日刚寺、马木珠寺和巴郎寺。

第二世活佛，名加尔娃升盖般标壤窝，一五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于西康独柯薛近牧场，即壤塘上杜柯西群，死于一五八〇年十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三。明嘉庆年间晋谒“雍西玉昌皇帝”（当是明世宗），据说还担任宫庭“师傅”，世宗对其恩宠有加，赐“执照”、印信及“传家宝”。并赴内、外蒙古讲经传教，名播川、康、甘、藏，此时确尔基寺院管辖川、康、青之八大坪和四大山。所谓八大坪即：麻弄平坝（阿坝卡西坝）、马力始力滩（青海果洛）、恶尔鄂滩（甘孜色达）、若卡拉腾滩（壤塘嘎多）、铺正被麻滩（马尔康松岗）、打尔容滩（绰斯甲）、巴郎尹母滩（卓克基），阿骨滩（青海果洛）。四大山即：伊格然拉尔则（西康）、伊格然忙克则（卓克基）、各拉卓克则（西康勒斯满）和抚包尹尔则（青海果洛）。完成了延续数百年之久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其势力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第三世活佛，名扎格巴俄日，一五八八年生于甘孜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达，死于一六七〇年，享年八十二岁。该活佛生逢盛时，似大智若愚。据云一次由下壤塘返回，抵家时送者即行离去，活佛不谙下马，又随马由原路返走，众人因失活佛，惊恐万状，寻至五十里外的昔郎牧场，但见活佛依然端坐马上，茫然不知所之。

第四世活佛，名日加尔娃有纠扎格巴，一六七四年生于马尔康松岗，死于一七三六年，享年六十二岁。

第五世活佛，名额多斯旦巴达尔基，一七四二年生于青海果洛约是达，卒年无记载。藏民称之为达巴拉尔基，意即败坏佛规的人。彼曾将其家族从青海迁至壤塘，自此，中壤塘除僧侣之外，亦有了百姓。

第六世活佛，名尼美巴尔基生格。一七八八年生于青海果洛约木达，卒年不详。曾求学于西藏，班禅额尔德尼给予"执照"称："不准蒙古人侵犯确尔基寺院之权利。"达赖令其管蒙古、青海、西藏、四土、大小金、若尔盖等地和尚，也曾受过皇封、封赐不详。当此之时，叶勒氏卡生、任彭、安木达以及阿坝乔科（约一百户）、史马隆（即柯河）的然打茸石各（约一百户），皆属其势力范围。并大兴土木、修建中壤塘的康色寺庙，杂谷脑的斯木达格里寺庙。六世活佛外靠西藏势力，凭籍达赖、班禅意旨，高屋建瓴，发令施威。内凭二世活佛开创之基业，加之本人胸具韬略、精励图治，居然在四周豪强如林的新兴部落中，开创出了中兴局面。

霸业既兴，骄奢日盛。六世活佛常鲜食美服，绫罗宝饰，乐于浅醉，不惯严身修行，弃沙门清净律行而不顾，奉世俗享乐放纵为正道，出入威仪，常有随员百余人，不修梵

行，娶有妻妾二人。常称："我有本事，正该娶妻饮酒。"意即我虽过着世俗贵族的豪华生活，但有本事保持佛门的精神状态。所谓"虽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是也。

第七世活佛，名没盘错巴假巴，一八五四年生于青海果洛约木达，死于一八七八年，享年二十四岁。幼年曾在甘孜德格学习经文。后因与其他活佛发生龃龉，踽踽离去，返其部落，消然弃世。龃龉者何？惜乎语焉不详，故不载。

第八世活佛，名根嘎没胖尼格默三阿，一八七四年生于马尔康壤口，死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享年八十四岁。其俗家为四土之贵族，与黑水苏永和，梭磨头人恩波三郎，上阿坝土官夹涕初土有亲戚关系。六岁时，被尊为确尔基活佛。在中壤塘从师学习，读完藏传佛教之经典著作，潜心专研学问，著书立说三百页，阐明教义，光大佛法，不但精通经书，学有根底，且于其它书籍多有涉猎，通晓藏医学、皇历、图书刻版等多种知识，及具有包括印度文在内的五种语言文字的识写能力。其知识面广，博学多识，竟然对诸如衣服裁剪、枪支之使用等技艺颇有研究。此为脑满肥肠之寄生者嗤之以鼻，而活佛乐此不疲也。

确尔基活佛既是寺院的大活佛，又是部落的大土官，面对四邻拥兵持强的觊觎者，他自有一套政治手腕，免于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成牺牲品，其特点为"内严外宽"。内严者，寺院和部落有完整的封建制度，采取罚款、派差、夺佃直至监禁等惩罚手段，使群众慑于威力而不敢反抗。当然，确尔基活佛也知道，仅仅依靠镇压的措施，其统治力还是相当脆弱的，他还利用宗教的力量作为重要手段，加强内部的

控制。平时，确尔基绝不放过树造自己形象的有利机会，比如：倘有僧俗与外部发生纠纷而诉诸“口咀”，他必定挺身而出，施展影响，使己方胜诉，这很能收买人心。在其恩威并举的统治之下，群众在一般道德规范事情上，较能听其约束，例如即使在盗窃成风的解放前，确尔基的百姓也绝少偷盗，很令人赞叹不已。其内部控制严密，外示则强盛，确尔基依仗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对远近部落、寺院以礼相待，广为结交。对于纠纷，不用械斗结怨，远置耳目，搜集情报，对周围政治和军事情报了如指掌，密切联系有利的亲戚关系，使之作为一种强大的威慑力量。如一九四八年黑水土官苏永和派兵攻打壤塘，黑水兵武器好，作战凶悍，数日之内连拔十余寨，而确尔基的势力范围，未受任何侵犯。其它部落首领十分恐慌，纷纷请求确尔基出面调停。苏永和虑及强弩之末，便顺水推舟，引兵而去。凡此种种皆为其增添若干威望。故确尔基虽不善带兵打仗，以武力扩张势力，然而他能充分施展政治手腕，巧妙地周旋于豪强之间。因其治理有方，学识渊博，所以，壤塘大小部落及寺院在重大问题上，均以其马首是瞻。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原茂县专署组织访问团到壤塘访问当地人民，确尔基活佛率众僧民热烈欢迎。同年底他亲自到茂县参加自治州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州人民政府委员。

一九五三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壤塘，少数上层不了解党的政策，在国民党特务挑唆下，企图佣兵对抗，禁止群众与政府接触，但确尔基活佛深明大义，以其在当地享有的较高的活佛威望，组织广大僧民，欢迎解放军进驻壤塘。当有的寺院首领闭门回避时，确尔基派香秋大管家、王

道华大管家及四大头人，前往布康木达迎接解放军，活佛亲自向我军政首长敬献哈达，并令烹羊宰牛犒劳解放军，其场面甚为隆重。一九五五年确尔基活佛就任壤塘行政委员会主任，更加积极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为开辟壤塘地区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一九五六年邻区进行民主改革，消息传至壤塘，少数上层人士惶恐不安，以章尔德土官扎兴本为首的少数反动上层，厉兵秣马，跃武扬威，逼确尔基活佛下令叛乱。确尔基活佛严正宣告："要我打政府我坚决不干"，并规劝有关人士，不要听信谣言。在他临死之前，还派人专门到藏洼寺院宣传党的政策，转告他的意见，要他们头脑清醒，勿信谣言，向进步人士看齐，相信政府，拥护政府。

绰斯甲土司统治上寨情况

邓登口述　　杨芳丰整理

解放前，上寨地区是绰斯甲土司的统辖属地，它行使的制度是绰土制度。

绰土统治上寨，除依赖阿江土舍（土司的亲族是上寨人）外，还使用了三条办法：一、对上寨的苛税劳役负担实行低于中寨、下寨；二、把居住在上寨地区土舍和大头人集中在土司官寨（下寨）周围居住；三、从下寨选派三名头人分别管理上寨的阿柯里（现在的依东村）、大伊里、大石沟。绰土这些办法，在当时确实是起到了控制上寨的作用。但绰土认为这些办法还不够完善，从而进一步采取联姻的办法加强控制，他们把阿江的妹妹嫁给上寨大头人姜根年扎的儿子泽郎王尔甲（泽郎王尔甲是蒲西的头人），泽郎王尔甲的哥哥仓旺洛是宗科头人，其弟弟嘎吾让是色尔坝旭日的头人，还有一个堂兄东州是哥洛沱的头人。这样，上寨和色尔坝的实权变成了土司的亲族控制。

一九四五年左右，土舍阿江、大头人姜根年扎因和绰土大管家李氏兄弟不和，阿江和姜根年扎回居上寨。他们回上寨后，就加重了百姓的苛税和劳役。

土舍、头人回居上寨后，土舍阿江住日格里的列村，管石里的七个寨子（有的是几个小寨子属一个寨子），设寨首七人，管家两人，规定寨首轮流到列村官寨值班，每人一个

月，保护土舍和为土舍办理事情。大头人姜根年扎和头人泽郎王尔甲住斯约武，管蒲西，设寨首七人，管家二人。头人杨尔甲，仓旺洛住宗科，设寨首八人，仓旺洛有管家一人。大伊里、大石沟、阿柯里十三个寨首原受下寨的头人管辖，改为阿江、姜根年扎和仓旺洛等人指挥。后因阿江吸大烟，逐步不理外事，上寨地区由姜根年扎、泽郎王尔甲、仓旺洛等人管理。后来仓旺洛逐步发展自己的势力，不仅管宗科，而且还管了中斯满等地。这时，仓旺洛增设解决纠纷的、代兵的、管理宗教的、做生意的管家六人，为其扩充实力办事。

阿江、姜根年扎、泽郎王尔甲、仓旺洛等人对上寨地区统治的情况是：

一、用宗教和镇压结合统治百姓。

在宗教上，土舍、头人规定："百姓不按宗教规定办事，喇嘛和尚不准为其念经，谁念了经要追究责任。"喇嘛和尚也竭力讲什么"土舍、头人是红太阳，他们是神的化身，不能反对。"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从精神上奴役了百姓。

在镇压方面，阿江在列村官寨设有监狱和刑具，对违抗他的人都要施以酷刑。阿江外出，随从都要带上脚镣手铐等刑具，遇有百姓反对，就当众上脚镣手铐押回官寨。泽郎王尔甲和仓旺洛的刑法更毒辣，他们虽然没有监狱，但对百姓的用刑是更残酷的，百姓稍有不对，轻者就上脚镣手铐，重者就要遭到挖眼、割鼻、抽脚筋和枪杀。如百姓桑洛，不堪忍受仓旺洛的剥削压迫，准备去炉霍为生，仓旺洛知道后，就将桑洛处死。

二、税目和劳役繁多，盘剥百姓。土司、头人的租税是

以寨按户固定，造具收税名册，不管天旱、水涝有收无收，都不能减税，每年由寨首收缴集中，然后派百姓背乌拉（当差），一站送一站（从这个寨子送到另一个寨子）的给土司、头人送去。除寨首交纳很少外，百姓负担的税目和劳役是繁多的，计有：

（一）官税（给土司的税）。官税大约每年每亩交粮十斤，每户交酥油四两，牛绒一斤，毡子一根，杂酒一斤，野高粱两斤，还要交马草和柴。

（二）土舍、头人税。土舍、大头人、头人都要征收自己管辖百姓的租税，各自征收的标准不等，按户摊派在百姓的头上。土舍阿江征收日格里，每户百姓每年每亩大约交租税粮食十五斤。大头人姜根年扎，征收他管辖的蒲西、宗科百姓的租税，每户百姓每年每亩交粮大约十斤。头人泽郎王尔甲征收蒲西，扬尔甲征收宗科，他们都是以户大小，每户每年交粮二十五斤至四十斤，杂酒一斤，哈达一根、马料（豌豆、胡豆）三斤。

（三）郎松税。郎松是绰土管宗教的，每年秋收后都要派他的管家到上寨收税，每户百姓每年交郎松税粮食一百斤以上。每户百姓还要交从上寨到俄日的达拉费（即运费）酥油五斤（没有酥油交干毛枯7斤或牛肉十二斤），这两种税都由寨首收缴集中后交郎松的管家，再由百姓无偿运送。

（四）劳役。土舍阿江，头人泽郎王尔甲的官地，全由百姓无偿为其耕种、收割，并规定只准种好，不准种孬。因此百姓常是先种官地，先收割官地，后种、后收自己的地，这种劳役也是相当重的。所有百姓还要无偿为绰土修官寨。

（五）边远无人耕种的土地，土舍、头人指定百姓耕

种，由百姓出种籽，出农具肥料，收割脱粒后，要将一半粮食给土舍、头人送去。

（六）土舍、头人的牲畜，指定百姓为其喂养，并规定他的牲畜不老、不病、不死，还要有增长。母牛每年每头要交酥油三十二斤。

（七）高利盘剥百姓。上寨地区的气候多变，灾情多，农业耕种粗放，粮食产量不高，上了租税，百姓剩下的粮食就不多了，一年也不过够吃五至七个月，百姓没有口粮，只有向土舍、头人、寨首或富裕人家借粮，一般从四月借粮到九、十月还粮，短短五个月左右，借一斗要还一斗半，利息高达百分之五十，半年不能还的其利息是百分之百，百姓一年辛苦到头，只有受寒受饿。

（八）烟税。上寨原是不种鸦片的，后有人来上寨试种，到解放前几年上寨种植鸦片就普遍了，土司、土舍、头人就乘机增收烟税，在不减少原来定的租税情况下，每户每年给土司交干烟二至三两，给土舍、头人的烟税，每亩交干烟一两，这种税，百姓称为“白拿税”。

三、利用处罚制度，大捞收入。土舍、头人的处罚制度是口头说了算，百姓有理也不能改变，受到处罚的是百姓。他们的处罚项目有：

（一）偷盗处罚。他们规定：百姓偷土舍、头人的东西，偷一赔九；偷寨首和其他有权势人的东西，偷一赔三；百姓偷百姓的东西，偷一赔一。凡处理偷盗，偷盗者要先给处理案件的头人五十元至一百五十元（银元，下同），给头人的随从每人十元至三十元，不给者，就要加重处理。

（二）命案处罚。命案不分什么情况，只有百姓受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